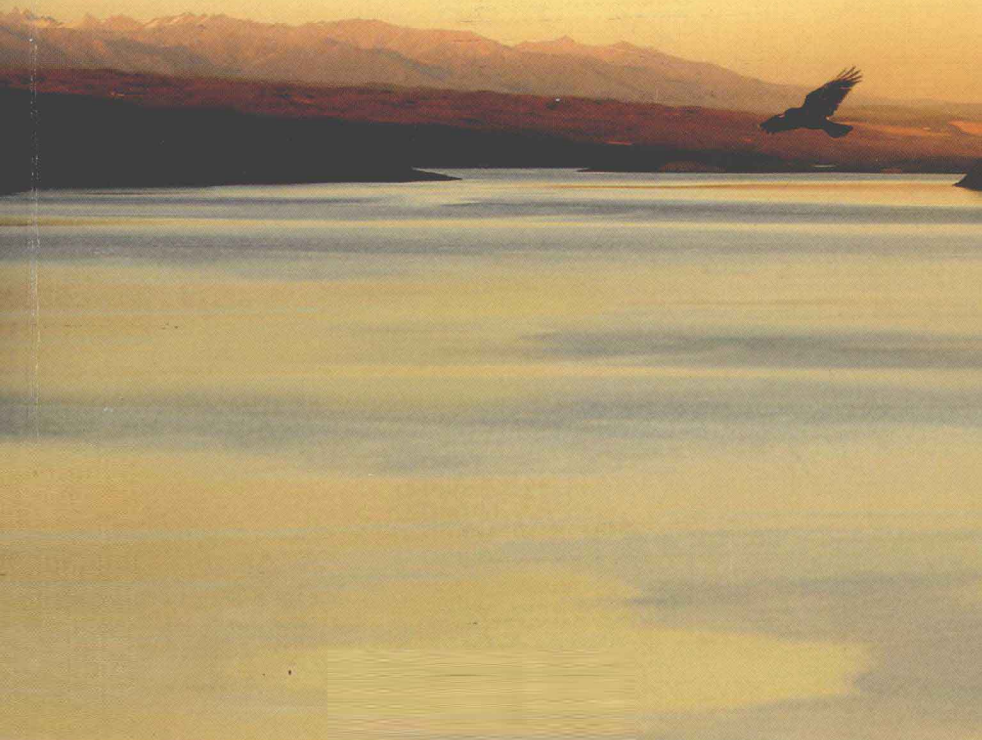


不渝

*Don't
forget
me*



不渝

吴瑜、著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WENYI PUBLISHING HOUSE

不渝

吴瑜、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不渝 / 吴瑜著. — 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

2012. 10

ISBN 978-7-5399-5696-1

I. ①不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42295号

书 名 不 渝

作 者 吴 瑜

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侯 开

选题 策 划 王 瑜 凌新涛

责任 编 辑 胡小河

文字 编 辑 王 瑜

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

出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集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
集团 网 址 <http://www.ppm.cn>

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 网 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30毫米 1/32

字 数 200千字

印 张 10

版 次 2012年11月第1版,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

标准 书 号 ISBN 978-7-5399-5696-1

定 价 28.00元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迷雾下的真相和真情

——读吴瑜新作《不渝》

吴瑜是浙江省作协签约作家，是80后美女作家代表人物，她在新浪开的“清水无鱼”博客点击量近八百万，发表在博客上的系列小说《爱情三十六计》影响更是不小。吴瑜的作品以都市题材为主，立足青春视角，对生活有独特的观察和细腻的描写。出人意料的人物，新奇有趣的情节，妙趣横生的场面，清丽流畅的语言，共同营造了吴瑜“青春都市女性小说”的氛围。对其新作《不渝》，简直可以拿西方报刊对他们流行小说的点评做“套牌”式评论，如：

“在乌头草盛开的月圆之夜上演暗黑世界的绝美爱情。”

“献祭灵魂的永生、真爱的救赎。”

——美国《时代周刊》评布莉·德斯佩恩的《暗月传说之夜曲》

“整个故事让人感觉像过山车，让人忍不住去猜想结局。但当谜底揭晓的时候却发现，结局远不是我所想的那样。”

——美国《亚马逊读者评论》评特德·德克尔《骨人的女儿》

我读书爱吃杂食，既愿意像泉边花前品茗那样读《牡

丹亭《红楼梦》，也乐意像坐过山车那样读福尔摩斯、波洛、007。其实我只是十五年前在洛杉矶好莱坞坐过一次过山车，那惊心动魄的感觉却永存心中。这些年我总靠读外国新锐小说保持小说艺术欣赏的“过山车”新鲜感。读吴瑜的新作《不渝》也有类似坐过山车的感觉，也像读克里斯蒂探案，急于窥透作者刻意巧布迷雾下的真相，以及各种似乎怪诞现象下隐秘的真情。

小说从记者赵紫箐受命采访龙婆开始，这个龙婆，“没有人知道她打哪儿来，什么时候来。她就像空投的细菌武器在某天突然降落于村庄，把阴郁和诡异也带了进来。”这个蓬头垢面、指甲缝里都是泥、多少年只喝水不吃饭的怪诞老妇，精心照料流浪猫吃喝屙撒，像个职业兽医，像热爱小动物的“圣母”……那么，“主流报纸”的女记者紫箐为什么要去采访一个似乎与社会主流格格不入、养流浪猫的脏老太婆？龙婆的亲人在哪里？是什么样的蹊跷经历将她变成现在的样子？龙婆因为什么机缘写得一手好字？因为什么经历需要在暗夜默默祈祷，似乎在祈求上苍赎罪？

在紫箐采访并与龙婆“三同”——即同吃、同住、同养猫的过程中，不断闪回在紫箐回忆中的，却是她的家事，是缺少温暖的童年和因为接触异性而突然“长大”的岁月。那么，紫箐的父母亲之间发生过什么事？是母亲背叛了父亲，还是父亲对不起母亲？他们之间的情感债如何影响了紫箐个性的形成？上代人的恩恩怨怨还会牵扯到下代人的悲欢离合吗？这是何类悲欢、怎样离合？是命运的巧合还是哲学的调和？

比采访龙婆和“三同”生活更占篇幅的是紫箐的感情经历，两个奇特的男人——乔安和海飞。紫箐宁可断绝跟父亲的亲情也要和乔安相守，此后海飞却又像狂风一样席卷她的人生……那么，紫箐到底爱的是乔安还是海飞？一个乔安，一个海飞，他们对紫箐都爱得如痴如醉，爱得灵魂出窍，他

们的爱是“正常”还是“畸形”？紫箬应该选择他们之中的哪个，还是哪个也不应该选择？

紫箬游移在龙婆、父亲、乔安、海飞的情缘或情孽之间，奔走于从上海到里纳的路途中，时而迷茫，时而清醒，时而欢乐，时而苦痛，难道这就是成长吗？

而伴随人们的感情生活，从各种各样的人嘴里说出来的哲理性语言更叫人惊叹：

“随时随地在老去的叫作‘人’。不老的，只有时间。”

“那些构建或规划的东西不是爱情……爱就是爱，它无关规条，无关俗理。只要真诚、勇敢、执着并且坦白，那就是爱情。”

“真诚、勇敢、执着吧……爱情本身是没有对错的。”

“或者……对男人来说，家庭、事业、前途、亲情……任何一样都比爱情来得重要，何况是那么多东西加起来。”

“那一世/我转遍神山/不为轮回/只为途中与你相见。”

有了这么多近似于诡异的描写，文章结尾出现的“意外”，其实也并不令人觉得意外了。

《不渝》是一本好看且耐琢磨的小说，吴瑜从网络作家向小说家华丽转身，靠的是激情，是诗意，是对生活的深入解读，还有对中外各类文学样式——小说、戏剧、诗歌等等的杂学旁收。

马瑞芳

知名学者、《百家讲坛》主讲人

目 录

不
渝



*Don't
forget
me*

序言 迷雾下的真相和真情

楔子 \ 1

第一章 窥探 \ 5

第二章 疮疤 \ 14

第三章 情人与丈夫 \ 28

第四章 秘密 \ 39

第五章 里纳 \ 49

第六章 生命 \ 63

第七章 超越 \ 80

第八章 梦 \ 98

第九章 现实 \ 113

目 录



不渝

*Don't
forget
me*

- 第十章 女人 \ 132
- 第十一章 孤独 \ 146
- 第十二章 真相 \ 171
- 第十三章 贪爱 \ 199
- 第十四章 妈妈 \ 212
- 第十五章 嫉妒 \ 224
- 第十六章 勇敢一点 \ 238
- 第十七章 婚礼与葬礼 \ 248
- 第十八章 奈何桥 \ 276
- 结局，或开始 \ 300

楔子



早起第一件事就是刷牙，很用力、很仔细地刷。每一个角落、每一处牙缝、每一寸舌苔都不放过，刷足五分钟。张嘴，吐出来满口的血沫儿。我惊跳，忙拿起一旁的镜子左右检视。

很好，牙龈鲜红，牙齿洁白，一颗颗珠贝似的，闪着光，在它该在的地方。

我尽量张大嘴巴，把化妆镜的一角塞进去，使劲地照。照完一遍又一遍，上面最后四颗后槽牙，乌黑的，有种阴险的味道。

“如果实在吃不消，我们可以把两边最后两颗槽牙做成金属咬合面。这样我就可以少磨掉些你本来的牙齿，你少受点苦。”医生说。

同所有迷你型的牙防所一样。这家牙防所陈设异常简单，单调、压抑、冰冷。隆冬季节，只有一台一匹的挂壁式空调，像个年迈的老头，让人不忍苛责。我需要两个插电水袋，一个用来捂干冷汗涔涔的手掌，一个用来温热面部过度曲张而酸疼不已的肌肉——我在那里一躺八小时。把腮帮子当皮筋，用力拉扯，几近失去知觉。

记得牙医征询本人意愿那会儿，我已经把两个热水袋全都糊到了脸上，用力按着揉动，一边点头，一边拼命地掉眼泪。我根本不懂什么叫“金属咬合面”，只想挽救自己快要脱白的下巴。

我的一口真牙就这样变成了满嘴牙套——我不愿称呼它们为“假牙”，它们有优雅而标准的学名，叫做“烤瓷牙”。

悄悄从洗手间里出来，我换上一身轻松装扮，瞄了眼乔安，他仍在熟睡。像他醒着一样，温和、优雅、沉静。他是世界上最好的

老公，只管报销，不管报账——牙换了一年了，他愣没发现。这挺好，它理当是一辈子的秘密。

我轻手轻脚地收拾好行装。

我得离开家一段时间，但并不准备现在就告诉乔安。也许等他睡醒了，给他发一个短信？其实我怕什么呢，我有正当的理由、正常的语言和行为。

难道他会在某天某个时刻，突然追问我牙齿的真假？又或者，突然冲进厕所发现我拿着镜子塞进嘴里，拼命查看自己的牙床？更或者……天哪！我在胡思乱想些什么！减压、减压、减压！医生说我必须给自己减压，不能再焦虑，不能再没事找事。

“你必须把所有的牙齿都换成烤瓷牙。”他看着我，面容慈祥。

“什么？”我目瞪口呆。

“你是病理性的，并非美容需要。”

“什么叫病理性的？”任谁被告知要换掉所有的牙齿都会很郁闷的，我也不例外。

“你晚上睡觉会不会磨牙？”医生试探地问道。

“当然不！”我敢保证自己没有那个坏习惯！

“哦……”他点头，一脸的理所当然，“所以，你是紧咬牙。”

“什么紧咬牙？”请恕我孤陋寡闻。

“紧咬牙也属于夜磨牙的一种。不同的是，磨牙会发出奇怪的声音，而紧咬牙只是狠狠地咬着。咬合力度超乎异常，但不会发出声响，所以通常不容易被察觉。”

“那又怎样？”我叫起来，“就因为我咬个牙，你就让我把满口真牙换成假牙？”

“别着急呀。”医生平静地笑笑，似乎对此已经见怪不怪了，“你听我解释——夜磨牙和平时的咀嚼不同。正常的咀嚼是为了吞咽食物，牙齿与牙齿之间有食物阻隔，因而不会受到太大损伤。而夜磨牙则不然，它对牙齿的损害非常大，极易磨损甚至穿髓。你不是因为牙疼才来看病的吗？”

我瞪视他，却无话可说。

“你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牙疼吗？”

我摇头。

他微笑，“因为你的那几颗牙齿已经快被磨穿了！”

“开什么玩笑！”

“不是玩笑。”他正色，变得严肃了一些，“医生从不开玩笑——必须尽早治疗，全部换成烤瓷牙——就相当于做一个牙套保护好你原来的牙齿。否则，一旦牙齿磨穿，就连神经都得切断，你那颗牙也就等于废了——当然，这也仅仅是治标的办法。”

“那治本呢？”我承认自己有点怕了。

“很难说。成年人磨牙一般不是因为有蛔虫，而是心理方面的。精神焦虑、过度紧张、压力过大都会导致夜磨牙，因而很难说治愈，主要是调节，给自己不断减压。”

我低头，咬着嘴唇，“我真的……有这个病？”

“自己回忆一下。你原来的牙齿是不是比现在的要大一些，齐整一些？还有你每天睡醒，是不是感觉两腮的肌肉微微发酸，牙床麻木？是不是平常总感觉焦虑，担心或害怕很多事情，又总是强制自己一定要做到某些事情？是不是很少跟人诉苦，向人吐露心声？是不是觉得一切都不可靠，未来没有保障……”

“够了够了够了！”我尖叫起来，我不需要一个心理医生，我只要一个牙医就够了！

“从牙齿的磨损程度来看，你确实有紧咬牙。正常咀嚼是不会导致这么严重的损伤的。除非……你天天嚼石子下饭。”他依旧微笑，不以为意。

“不必说了！”我伸手阻止他，“我做。”

离开是为了一个采访任务。

还记得老总那天把我叫到他办公室的情景。他一派儒雅地递过来一张城中某知名生活娱乐类报纸，指着其中一则占了大半个版面的报道，让我仔细研究研究，对人物做一个“咱们自己的深度报道”。

看了下标题，醒目的蓝色：

善心，还是扰民？

底下附一行小字：

我们该何去何从？

内容不新鲜，正是最近炒得沸沸扬扬的孤身老太（当然也许用“妇女”一词更精确，因为并没有人知道她的实际年龄）独立收养数十只流浪猫，却因得不到邻里的谅解而被迫数度搬迁，甚至遭人殴打的事件。

由城中某著名报纸爆出，带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对峙观点。同情者认为，一个孤身老人本身没什么收入来源，却毅然收养了这么多只流浪猫，多年如一日，悉心照料，其情可表，其善可彰。而反对者则认为，流浪猫本身诸多细菌，行为乖戾，随地大小便就是常事。收养那么多只累及自身倒还罢了，祸及街坊岂不自私？如今都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了，创和谐社会、建卫生文明城市乃是天天倡导的主题，怎能为了一己之私而损害社会大众的利益？

两派意见你来我往，不遑多让，口水战打得很是热闹。电视媒体适时介入，进行了跟踪报道。一个寂寂无闻的老太婆一夜摇身成为知名人物。可她还偏不领情，坚拒媒体采访。这使她的神秘和人们的好奇一下又往沸点上攀升了好几度。人们纷纷猜测：她有什么怪癖？她有什么隐情？又或者她正受迫于某种现实的压力不敢吭声？

媒体是人的媒体。而人呢？又免不了人的臭习气——那就是，贱。

越不搭理你，便越是要追，还必须死追不放。

老总大约看出我的不屑，轻咳了一声，提点道：“那个……小赵啊，有志气、有梦想当然是好事，不过普利策奖毕竟太遥远。新闻嘛，还是要植根于生活，生活嘛，还是源于现实中的点点滴滴。”

我微笑，“我明白您的意思。您放心，保证完成任务。”

老总嘉许式地扶了下自己的眼镜框，“好！年轻人嘛，就是要有一股子务实的闯劲儿！”

我盈盈一笑，“一定努力，绝不辜负您的期望！”

第一章 窥探



传说龙婆并不老，只是不知为什么一夜间白头，堆起了满脸褶子，像块没发开的肉皮。××村里唯一一个寡居的人就是她。没有人知道她打哪儿来，什么时候来的。她就像空投的细菌武器，在某天突然降落于村庄，把阴郁和诡异也带了进来。

村里人都不喜欢她。

她不爱出门，不爱笑，不爱说话，甚至于不爱干净。据一些见过她的人讲，她从来也不打理自己的个人卫生。每回见到她都是蓬头垢面，衣物发黑。一双手伸出来，活脱脱两块皴裂的老树皮，指甲缝里全是泥。身上还有一股极大的猫屎味儿——因为她收养了几十只流浪猫。

如果说她对××村还有一点贡献，那就是吓唬小孩了。但凡谁家有了哭闹不止、调皮捣蛋的孩子，只说一句“镇宅箴言”——再闹，再不乖，就把你送到龙婆那里，让她吃了你！

定会万籁俱寂，百试百灵。

邮差把沾满了泥浆的自行车停在一边，走过来拍篱笆门。

“龙婆，龙婆！”

没有人应。

他又扯开嗓门儿更大声地叫：“龙婆婆！龙婆婆！”

还是没有人应。

他试着推了下半满倒刺的篱笆门，有点扎手。门开了，一只

长着蛇纹的大花猫刺溜儿蹿到跟前，弓着身子，竖起全身的毛看着他。一双眼睛，凶悍而警觉。

他吓了一跳，心里略有些发毛。往前走了几步进到院子里，发现偌大一块水门汀上横七竖八地或躺或卧或趴着二三十只猫，另有几只屋顶和廊沿上跳来跳去，还有一只最绝的，用四只爪子扣住篱笆沿儿，就这样立在了篱笆上。原本懒洋洋的家伙们见他来了，纷纷竖起头颅盯住他，眼中透出幽暗的光。

这地方就让这群家伙给霸占了！邮差心里暗想。

屋前的空地少说也得一百平方米，简直可以称得上小型操场。一般的农户如果家里有这么一块空地，必定会在天气好的时候摆满各种各样的东西，晾晒衣服的架子、新洗的鞋子、出门常骑的摩托车，还有一个接一个的筐箩，里面平铺着自家晾晒的朝天椒、黄黄的玉米面……

可是这儿，除了猫，和一辆歪倒在一边、已经积了尘的破自行车外，一无所有。

标准的旧式农村板房，两楼两底。对开门的方正大屋，廊下悬着几块不知作何用途的破布，在萧瑟的风中飘飘荡荡。门前两边堆着数不清的纸箱和几床破棉被。那是猫儿们每晚栖息的安乐窝。紧靠右边墙面又有一个门洞，走进去有一段楼梯可直通上楼。

“谁呀？”龙婆手扶石灰剥落的墙壁，颤巍巍从楼上挪动下来。

“是我，给您送包裹来了！”邮差扯着嗓子叫。

“啊——”

“您在这儿签个字吧……这儿这儿……对，好……”邮差指点她在指定的方格中签下名字。

收回一联凭单的时候，他习惯性地停顿了几秒。

“干什么？”龙婆吊起一只眼睛看他。

“……哦，没什么！”

邮差讨了没趣，转身匆匆走出门——要等这老太婆说“谢谢”？简直是发痴！他恨恨踹开了车的撑脚。

一只灰猫在不远处瞪他。他鼓起了眼睛，一下推着自行车冲过去，吓得猫儿喵呜一声蹿没了影。

邮差舒出一口气，露出满足的表情，蹬上自行车，颠簸着远去了。

我非常满意这个藏匿点。树木高大，枝叶繁茂，乱蓬蓬地围了一圈，恰好遮挡了我大半张脸。一根叉开的枝丫成了临时三脚架，让笨重的相机能够安枕无忧。

这里距龙婆的小院足有四五十米，即便我大声打个喷嚏，院里的人没准也会幻听成猫叫。我的长焦镜摄程一百米，龙婆的一切举动都在我的窥伺下无所遁形。

我发现她转身慢吞吞地上了楼，洞开的篱笆门强烈地吸引着我。

这有可能是个好机会。我对自己说。然后像个贼一样伺机而动。莫名的兴奋，在血管中微微战栗……

“你是谁？”

再度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发现龙婆正瞪着浑浊的眼睛对着我看。

“我……我是……”我有点儿蒙，飞快地在脑中组织片断……

想起来了！刚才我蹑手蹑脚偷进了小院，在堂屋的后边发现了一座小草棚。这是什么？用来做什么的？从它依旧泛着金色的稻草枝来看，显然翻新不久。一个寡居的老太婆，打扫居所尚不热衷，又怎么会有这份闲情和体力爬上爬下修整草棚？

然后，我听到轰的一声，眼前一黑。

我没晕，但跟晕也差不了多少。我这种倒霉的贼大约连上帝都会嘲笑——草棚塌了，就在我进去的瞬间。

“那个……我是……我是来采访您的。”

“采访？”她打量我，却并不相信。

“真的！您别不信。”我挣扎着从草堆里坐起来，胡乱扒拉几下身上的草屑，“我有名片，您瞧——我是××周刊的记者，我叫

赵紫箐。”

龙婆初时愣了一下，直到我把名片塞入她手中，她才慢慢拿至眼前，仔仔细细地，逐字看过去。

不懂她为什么要一直盯着看，或者她只是老了，白内障。我想。

“……紫箐？”她终于抬眼看向我。

“是。”我点头。

“既然是采访，为什么不直接找我，而要偷偷溜进这里来？”她扬了扬手中的名片。

“这个……”我一下脸红到了脖子根儿，“主要是……是因为听说您一直拒绝各大媒体的采访，所以……所以我就……”

“既然你知道，那还来？”

“这是老总的意思，再说，也是我必须完成的工作……”

“完成不了呢，怎么办？”

我咬唇，“那个……您瞧，我也是为了工作，没有恶意。”

她注视着我。

“要不……我帮您干点啥？我什么都会干！刷碗，洗衣服，做饭……平常料理家务全靠我一个人。”我撒谎不脸红，完全抹杀了勤劳的小保姆的存在。

“你真能帮我干活？”她似有所动。

“真的真的。”我忙不迭点头。

“平常老干家务？”

“老干老干。”我把头点得像啄米的鸡。

“那好，你可以留下。”

“真的？”我差点一蹦三尺高。

“不过你得住在这儿。我不喜欢赶时间，讲故事要慢慢来。”

“太好了！”我几乎是叫起来，只觉得是个重大的进展。

“别高兴太早，”她露出一抹高深莫测的微笑，“在这期间，你必须帮我一起照料这些小猫。”

“当然。”

“偶尔还要去城里采购药品和食物。”

“没问题。”

“你付钱。”

“小意思！”

“那么，”她点点头，“现在先把你住的地方安顿下来，跟我来。”

都说这个老太婆非常难搞，性格孤僻、行迹诡异。但在我身上，这一切都没有发生。她就是一个老太婆，甚至，是一个和善的老太婆。

“愣着干吗？”她回头唤我，“你有带行李吗？”

“哦！有……”

我跌跌撞撞走出已经坍塌为草堆的草棚。她的背影像棵蔫儿透了的菜。我注视着她，陷入某种迷思——我究竟能否看透她？未来等待我的究竟是真相？还是圈套？

我环顾四周，所有的陈设加起来可以归结为两个字——可怜。

一张折叠式小圆桌、一张板床、两把椅子、一个梳妆台。镜子早就打破了，不知去向。台面上堆放着剪刀、针线、破布条和几把半旧的猫毛刷。地上则放着几个发黑的铅皮桶，那里盛放着猫儿们今天的晚餐。

我曾经在报道中见过有关龙婆给猫喂食的情景。她对猫儿们很好，通常会用米饭拌上菜和碎肉汁喂给它们。碎肉汁也会经常换口味，有时是鱼，有时是肉，有时是红烧的，有时是糖醋的，有时还会带点儿小小的辛辣。猫儿们常常吃得心满意足地躺倒在她身边，撑开了肚皮左翻翻右翻翻，或者干脆鼓起了全身油光水亮的毛蹦到她怀里，亲昵地撒娇，毫不吝惜它们的热情。每当这个时候，龙婆便会特别温柔，不停地抚摸它们，微笑，低低地和它们说上几句话。